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church at sunset. The church's dark silhouette, including a tall spire and a domed roof, is set against a vibrant sky of orange, yellow, and blue. The foreground shows a textured, reflective surface, possibly water or a wet plaza, with horizontal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orange, brown, and blue.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生命的尽头

(法) 柏格森 著
唐 慧 译

Henri Bergso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诺贝尔奖获得者散文丛书

生命的尽头

(法) 柏格森 著
唐 慧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尽头 / (法) 柏格森著; 唐慧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诺贝尔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649-1

I. ①生… II. ①柏… ②唐… III. ①散文集 - 法国
- 现代 IV. ①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5646 号

书 名 生命的尽头

著 者	(法) 柏格森
译 者	唐 慧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649-1
定 价	34.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创造进化论

冯道如 唐 慧/选译

生命的绵延 / 003

生命的进化 / 011

智能与本能 / 022

生命与意识 / 033

生命何所为 / 045

思维的摄影机机制 / 049

第二辑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陈 聪/选译

义务的来源 / 055

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 / 057

个人与社会 / 058

良知的裁决即社会的裁决 / 060

履行义务乃为一种习惯 / 062

对义务的抗拒 / 064

两种道德态度 / 065

道德先锋的感染力 /	067
两种力量 /	068
论正义 /	070
本能与智能 /	072
进化的方向与群体生活的两种形式 /	078
生命的动力 /	080
生命的意外遭遇——论偶然 /	083
恐惧、巫术与宗教 /	087
宗教是对死亡的对抗 /	093
原始人有哲学吗？ /	095
原始社会与禁忌 /	096
巫术与科学 /	098
论灵魂的解放 /	100

第三辑 时间与自由意志

吴厚平/选译

心理状态的强烈程度 /	105
意识状态的多样性与绵延的思想 /	119
意识状态的组织及自由意志 /	134

第四辑 物质与记忆

虞凤文/选译

新事源于意识 /	145
犹如折射的知觉过程 /	149
知觉与情感的差异 /	152
记忆的两种形式 /	155
关于一般认知：“记忆—形象”与运动 /	160
纯粹记忆 /	166

记忆何所居 /	170
细说联想理论 /	173
论运动的不可分割性 /	176
存在真实的运动 /	179

第五辑 笑

杨砚秋/选译

笑与喜剧性概说——形式与动作的喜剧性 /	185
情境和语言中的喜剧性 /	195
性格的喜剧性以及笑的本质 /	210

第六辑 杂集选

王 浪/选译

战争的意义 /	221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 /	232
昨天和今天——总体上的展望 /	235
谈谈法国哲学和法国精神 /	242
论礼貌 /	247
关于加布里尔·塔尔德的讲话 /	255
何谓自由 /	258
论“灵魂不朽” /	259
给威廉·詹姆士的三封信 /	263
致斯特朗 /	266
给法郎士·阿鲍齐特的两封信 /	268

第一辑 创造进化论

冯道如 唐 慧/选译

生命的绵延

在所有存在中,我们最确定、最了解的莫过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对于其他事物的认识或许都是外在的、肤浅的,而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却显得内在而深刻。那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这里所说的“存在”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内涵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一部著作中曾经有过提及和阐述。

首先我发现,我总是处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我时寒时暖,或喜或悲;我有时为工作忙忙碌碌,有时又干脆什么都不做;我会留心观察身边的事物,也会驻足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知觉、感受、意志、想法,它们将我的存在分割成一个个部分,而我的生活也因为它们的依次更替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于是,我整个存在便处于无休止的变化之中。可这么说还是有些牵强,因为变化之剧烈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把我存在的不同阶段和片断划分成一个个明确的状态,这些状态仿佛是一个个被切割出来的独立的整体。我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变化恰巧就存在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中。若单独看每种状态,或许我会觉得它在当前的时间里是没有变化的。然而,稍加留心便会发现,所有的感觉、想

法、意志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若保持一种精神状态不变，生命存在的绵延也会停止流动。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常常谈到“最稳定的内部状态”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所指的无非是我们对面前静止不动的物体的视觉感知。当我从某个特定的侧面、角度，在某种特定的光线条件下去观察一个静止物体时，我的肉眼所看到的这个物体也许并没有什么变化，模样依然如初。然而事实上，变化一直都在进行中，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片刻之前看到的了。也许这次看到的视像只是比上次看到的视像更久了一点点，然而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这两者之间已经有所不同了。记忆是过去通往现实的媒介，借着这个媒介，我的精神状态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积累绵延，不断膨胀，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发丰富与饱满。无独有偶，我的那些更深层次也即更内在的状态，比如知觉、感情、欲望之类，也都在不停绵延、变化着，它们绝不像简单的视知觉那样始终面对着一个静止不变的对象。然而，潜移默化中的变化常常被我们忽视，直到这种改变足以让我们重新确立新的态度，寻找到新的方向点，我们才注意到它，也只有到此刻，我们才意识到自身的状态已经变了。的确，我们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一刻也没有停歇，而“状态”本身其实就是变化。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还是处在同一种状态中保持不变，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保持不变”的状态，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同样，状态间的各种过渡也千姿百态，仿佛是同一状态被无限延长了一样，其相似程度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变化是连绵不断进行着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或许是它过于微弱的缘故，我们的眼睛却看不到心灵状态的这种变化。直到日积月累，变化变得十分显著时，我们这才注意到它，于是不得不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它，并将它置于前一状态的旁边。对于这个新的状态，我们依旧认为

它是保持不变的,直至另一个新的显著的变化(状态)出现,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的心灵状态或曰变化着的心灵生活之所以看上去是非连续性的,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一系列独立(相互隔离)的行动吸引了。实际上,在心灵生活的路途中,只存在一个平缓的斜坡,没有一个绝然的断裂带,只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只能观察到那种明显的行动,我们才产生了一个个状态(行动)是截然分立的错觉。我们的心灵生活具有不可预见性,也许有成千上万个事件在其中发生,而每个事件都似乎与前面的事件截然隔离,又与其后的事件毫无关联。如此一来,便造成了各个心灵事件之间毫无连续性的印象。然而,我们不要忘了,看似不同的各个事件却是存在于同一个连续性的背景之上的,这个背景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将其彼此分裂开来的间隔。如果我们把整个背景比作一组交响曲,那么各个事件就好比是一个个鼓点,它们时而在这里敲动,时而在那里震响。我们的注意力之所以为这些事件所吸引,只因为它们更具有吸引力,更能让我们产生兴趣。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每一个事件都产生于我们心灵生活的整体流动,每个事件都只是一个活动地带中得到最佳照明的点,这个活动地带包含着我们全部的感觉、想法和意志,一句话,它构成了我们在某个特定瞬间的全部存在,在实际生活中它就是我们的实际(存在)状态。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如此界定的各种状态或事件看作彼此分立、独自存在的元素,它们应该是前后接续相互交融的兄妹,手挽着手,共同组成一个无穷无尽的生命之流。

既然心灵的各个状态或各个事件已经被我们人为地区分并割裂开来,那么接下来,就有必要通过人为的手段将它们重新连结在一起。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就构想出了一个无形的“自我”,这种“自我”始终保持着一副客观的面目,而且亘古不变,我们的注意力就将它作为独立实体而建立的一个个心灵状态贯穿在这个“自我”

之上。这个“自我”所觉察或意识到的，并非飞速而逝、相互融合的色彩层次流，而是各种各样的非常清晰明确的色彩。这些色彩仿佛凝固住了一般，它们如同一条项链上面的串珠，一个接一个地串联在一起。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得不设想出一条线，而这条线也是固体的，以便将串珠串联起来。这条没有颜色的线一直处在隐蔽的下方，尽管它有可能一直被分布在它上面的那些“串珠”不断地染上色彩，然而，由于这种染色的过程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只能觉察到被染上了颜色的东西（也即心灵的各种状态），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条线压根就不存在。实际上，这条线并没有任何现实性可言，它只是个象征罢了，它的价值就在于不断提醒我们下面这个事实：一个个截然分立的明确状态被并置起来，这只是由注意力人为造成的印象，而事实上只有一个连续体在不断地展开，这中间没有任何片刻的断裂或停滞。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存在看作是由一个个截然分立的的不同状态形成的组合，而这些状态又通由一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自我联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毫无绵延可言了。要知道，一个绝然不变的自我是不能持续的，而一种始终如一的心灵状态也是不能持续的。将心灵状态串联在一个假定的“自我”上，并假定这个“自我”能够维系这些心灵状态，这种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这些被维系在一个固体上的固体，绝不能构成流动的绵延。这只不过是在对内在的生命进行人为地模仿罢了，我们从中收获的只是一种可怜的静态等价物。相较于流动不息的生命之流，这种做法更能满足逻辑和语言的要求，因为后者不需要向真实时间提要求。而至于心灵生活，它的长河上面漂浮着种种象征物，它在这些象征物的下面展开自己的生命流动。不难看出，时间正是构成心灵生活的全部材料。

没有比时间更耐磨、更实在的材料了。生命的绵延并不只是

一个瞬间代替另一个瞬间,若非如此,那除了“当前”之外,什么就都不会存在了,那样的话,过去就不会将触角伸展到现实中,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演进,没有了具体、实在的绵延。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一点点侵蚀着未来,它在前进的途中,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膨胀。过去在无止尽地生长和扩展,而对它的保存也毫无限制。正如我们曾经证明过的那样,记忆并不是一种能将过往放进一个抽屉里或是为它们登记注册的机能。实际上,没有任何注册表,没有任何抽屉,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种机能,能够服务于生命这个过程。一种机制或机能,总是断断续续的,它有时受到意愿的约束,有时又受到能力所限;而过去却接踵摩肩,彼此相连,一个踏着另一个前进,前赴后继,没有片刻停歇。事实上,过去在其行进的过程中便被其自身自动地保存了下来。整个过去每时每刻都在追随着我们的脚步。从最初的婴儿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所思、所感、所想全都存在着;它们倚靠在当前,而当前也即将加入它们的行列;它们压迫在意识的大门前,而意识则欣然或不得不将它们拒之门外。大脑的机制就是要将整个过去几乎都拉回到无意识中去,而只让一种过去通过意识的门槛。这种享有通关特权的过去必须能够认清当前的形势,或者有助于推进目前正在准备的行动。一句话,只有那些有用的记忆才能通过意识的门槛。或许,几个零星的不必要的回忆可能会偷偷溜进那扇半开的意识大门,这些记忆都是潜意识派来的信使,它们让我们想起我们在无意识中落在身后的那些东西。可是,由于这些记忆太过稀薄和肤浅,我们对它们形成不了任何明确的概念,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们与过去如影随形,我们的现在始终和遥远的过去系连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就是我们自出生以来的历史。不,应当说我们自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我们全都带着先天的禀性。若非如此,那我们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个性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我们只对我们

过去的一小部分拥有意识，而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欲以及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建立在我们整个的过去上（这里所说的过去也包括我们心灵最初的倾向），都与我们整个的过去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完整体，我们的过去通过种种冲动向我们突显出来，它以某种倾向的形式被我们感觉到，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被我们的意念捕捉并被表述出来。

过去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两种状态下的意识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周围的环境保持原貌，同一个人两次看到的也不会是相同的景象，因为从人的角度讲，他两次是处于生命中不同的时期。我们的个性由成长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塑造，并伴随着经历的丰富而不断改变。有些状态表面上看起来相似，实则在深度上是有差异的，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把握深度，区分状态。生命的绵延生生不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我们无法奢求重温生命中某一个片段，除非过去的记忆可以全部消退和抹去。纵使记忆可以从头脑中被抹去，我们也无法将它们从生命的意志中删除。

我们的个性在萌芽，在生长，在成熟，从不间断，每时每刻它都被赋予生命全新的内涵。这种全新的内涵是个性在成长的历程中所遇见的新东西，从本性上来讲它是不可预知的，具有某种“新鲜性”，甚至会出人意料。可以确定的是：方才的我受到了其他事物的影响，当它与现在的我结合，便形成了我在当前的状态。过去包容在现在之中，生命之流俨然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这种浑然一成的整体，一个人即便有着超人的智力也无法预见它的简单形式。原因很简单：预见不过是把在过去观察到或感知到的东西投射到未来中，让其再现，抑或是通过想象，将已经观察到或感知到的事物的元素按照新的秩序重新排列，形成新的组合，而那些从未被观察或感知到的元素，即便它再简单，也是无法被预见的。我们

生命中所处的每一种状态就是如此。在我们全部生命史上,每一种状态都是它次第展开的一个生命瞬间,它是简单的,但它同时又是无法被预见、不能被察觉的,因为它在其不可分割性中汇集了全部被观察到、被感知到的东西,并且把当前的变化也纳入了其中。换句话说,完整如一、不可分割的生命之流由于将现实的元素俘获并将之溶入过去的所有积淀中而暂时遮蔽了那些缓慢却坚定的步伐。每一种状态,在永恒的变化中,都是其最初历史的一个原初瞬间。

一幅完成了的肖像,体现了模特的特征,呈现了分布在调色板上的颜色,同时也表现了画家的天性。但是,在画这幅肖像之前,任何人,包括画家本人,即使知道这幅肖像要表现什么,也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出这幅画在未来的模样。原因在于:要预见这幅肖像,就必须在它被完成之前把它画出来,而很显然,这是个自扇耳光的荒谬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对于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瞬间而言,情形就更是如此,我们就是描绘这些瞬间的画家,而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创造。正如一个画家的技艺与才能都是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形成或改变的那样,我们的个性也都在生命的每一种状态中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在其存在的某个瞬间,这些状态就是我们正在攫取并占有的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会做什么。不过,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而且似乎更与我们的现实相契合,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塑造着我们自己,而自我的这种塑造反过来又会支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换句话说,这种塑造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明了又充分的诠释。我们都知道几何学是什么东西,它先是提出某种客观前提,然后必然引出某种客观结论。与几何学不同,在人类的生命里,并不存在几何学中那样的前提与结论,更不存在它们之间那样

的关系。在人类那里,不同的人群或许受着同样的条件或因素的支配,但由于人与人的不同,其作用也迥然有别。即便是对同一个人来说,同一个前提或因素,也会因为行为发生时间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无法像几何学那样从外部以抽象、笼统的方式去面对它们,更不能把它们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拿来解决他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每个人的人生境遇都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却不必深究,因为我们要探讨的只是我们的意识所赋予“存在”这个词的确切涵义。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答案: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要存在就是要变化,要变化就是要成熟,而要成熟就是要进行不断的自我创造。

生命的进化

假如生命描绘的是一个单一的进程，就如同一个实心球从发射筒里射出那样，那么进化就是一种简单的运动，而我们很快就能确定它的运动轨迹和行进方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命运动更像是一颗炮弹，它在瞬间炸成碎片，而那些碎片本身也是炸弹，它们也会一个个炸裂成碎片，四散开去，如此进行下去，仿佛永无尽头。我们察觉到的，只是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只是那些粉碎性爆炸的扩散余波。为了看清生命的运动轨迹，我们必须从离我们最近的这些“碎片”出发，一步步返回到生命运动最初的起源。

炮弹爆炸时，其炸裂的特定方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炮弹中炸药所具有的爆炸力和炮弹遇到的金属材质的阻力。生命的进化，即生命发展出不同个体、不同物种的过程，其情形大抵也是如此。生命的进化究竟采取哪种形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无生命物质的阻力，一是生命本身所蕴含的爆炸力，它产生于各种趋向间的争斗。

克服无生命物质的阻力是我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障碍。通过放低姿态，采取谦卑与顺从的态度，向物理和化学力量屈服，甚至选择与它们一道同行（这就好比铁路分岔时要先有一段铁轨与之同